

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十一

萬曆 泰昌 天啓

神廟中稅璫縱橫如潘相留已陞王官某為通判張忠徑擬某
為才力不及議者業恨其侵撫按薦舉糾劾推其後高家遂
薦陳性學堪闈巡撫矣孫朝逆誣劾晉撫魏允貞罪幾欲食
其肉寢處其皮矣法漸滅盡

楊應龍反募江失事艾榜江東之林命相等各生刑籍間往有
差併追奪語命艾江並建言著聲末乃爾狼狽時王士琦亦
以欺蔽為罪致王故嘗單騎入應龍巢諭降之罰四萬金

贖死才自佳前罪似可末減

諭德顧天峻李騰芳同拜疏出城因南省既然劉時俊議反之也顧李時齊名頗有排擠前輩驅除異己之日顧先卒李後至大宗伯余及見之老矣尚伉健如昔

治擅去諸臣罪孫善繼革職劉道隆顧天峻李騰芳王元翰陳治則既然吳亮各降級未幾唐沂王圖周如砥復去浸及大僚至尚書李禎孫丕揚趙世卿趙煥各封印出城閣臣李廷機亦佞出此凌夷極矣

李文節久移居荒廟候旨章數十上不特已求任俸求免列名

閻揭至引宣德間閣臣張京出為南宗伯例窮蹙已甚需之
若渴置之若棄者莫測聖意所在

呂侍郎因南語余李文節語氣重丁未會試給事汪若霖請廣
制科額李曰此時多一制科即多一盜賊也聞者咸粲然頌言
滋起指若霖父治故李己丑所取士遂顯攻李即龔三益為
李取甲午解元亦自絕公閻逢蒙之弓矣攻者至二百餘疏
若有不得不然焉者

舉人之有考察也姑李文節署都轉揚文恪道實繼之業云
開警人告訐之門授縣官考覈之柄非孝廉所堪罷之李

楊寬嚴之別即此可推揚在部值建夷初罷貢執奏再三義
正詞核得威讓文告之體政誌傳闕載

黃汝良侍郎予告還以舟人挾盜為閩津截索御史李應魁疏
劾之應魁即黃前教習門生也舊例教習誼同座主小爭致
露章時有險薄之譏為世道慨

為蔡文莊清請時祠者郭侍郎惟忠請謚者唐侍郎仰庇請贈
官者李太學士廷機吾邑諸公共嘉意表章前賢稱感爭
今後進能存斯義者誰乎何司空喬遠在朝日輯有八閩
應謚諸公小傳臚列甚詳猶先正緒風

陳用賓被逮下獄黃尚書克纘時撫山東以陳為其為師既代
訟究雅蒙詔弗恤頗有漢人門生故吏遺意黃生平氣骨挺
峻不屑諧俗取容撫齊十餘載威惠流行在鄉交吳文華郭
應聘之間而文采過之

舊例六科陞轉論俸一內一外首俸內次俸外截然不易蓋成已
以次俸陪推常少自陳當補外不當陪內推今此風可再見
否耶重內輕外競避之恐不克矣

撫寧侯朱繼勳自南京回至臨清為推關主爭許為臣勒稅羈
留惠恨投水死爭聞為臣坐回籍聽勘時國法猶寬以今論

逼死勳臣罪何如得保首領為幸

光祿卿趙健以携僧入東安門被糾奪俸二月方 神廟末年

禁網踈濶游人得直窮西苑諧賄飲戲其中莫誰何者如健
比甚多復河城標技野庶之世

閣臣禮絕百僚出入文武皆避道孫丕揚太宰嘗與張新建爭
至形章奏其丹起過葉福唐未嘗不引避也蓋終悔之矣
揚駙馬春元一再衝突閣中兩房官暨老長班咸謂非休
葉亦顯移書禮曹請讓之

葉文忠性和易詎階荅客書云今日揆地如大教化頭沿街

叫索聲盡力竭群丐尚詈之曰汝何不大聲疾呼則安得不
憤悶以死哉又喻如子弟登臺觀者闌然以為不好使須
下臺無久占壇場反怪闌者之理亦妙詭也時情景亦寔
若閩申王沈朱諸輔集皆然視後迥殊

或擊江陵勲績為當時對症藥者葉文忠曰上所為疑群臣正
鑿初年江陵專制擅權浸淫至是耳今江陵在凜、救過不
暇何勲績之有李文節亦云江陵信對症其如上不冲年
何天下事因時制宜信難膠執

葉李二公用登拜李曰云此地無純用閩人之理縱然一舉一獲

一孔一盂也要一箇抽身二公迄始終無間言自或德事余之
獲借同邑蔣公被命也同是余亦先退願所為仰覩前脩
多矣僅列御宮少亦偶似

諸大臣議相率伏閣待命葉福唐不可曰我朝伏閣僅丹見
各杖批十數人且被為一爭請耳茲爭多詎能繼請倘終不
應奈何葉實有見先是侍郎呂坤都御史溫純各叩閣哭
爭竟無濟英主之不可以象要秩如此

郭正域對曰寧二少宗伯先後逝葉福唐謂未必非福郭不
可知若劉則閣有革彈章行之者矣獲完身名死為幸時

議論紛淆余嘗云使李文節不踐台司直以禮工尚書久其
任展布更可觀難為供道

孫丕揚起冢宰銳欲推轂孫繼皋為政以語素福唐素曰甚
善然終如畫餅請詢於北要路及臺省諸公何如比詢之
果沮為恐續蕪脉故噫棘垣禹興即父子不相妨况森梓
乎奈何以申王錫三吳士

邵輔忠首舉李三才因而徐兆魁錢策繼之所列醜狀甚具
時三才且唾手枚卜言路每云入相途太狹南相推太重宜
內外南北兼用意蓋為三才也卒潰決於此吾鄉董司空慮

舉有云淮撫雖貧橫猶有些才但其平生好撥置掃除人合
得茲報可為平情之論又云郭明龍若在決能處置語亦可
思

葉文忠答人札漢在此困苦之極使有殊方異域之人能來代
我亦自歡喜况同立朝爭主者乎時兼用內外說方熾葉不
能沮而姑為之說曰楊文貞寺雖起他曹皆改編脩簡討後
亦即世廟之待張桂亦然其以別衙門徑入者惟王執愨
揚文襄二三公耳遂執為祖制似亦不考之過詞亦微婉
淮撫李三才屢抗危辭忤稅璫為東南氣節諸君領袖然

宜不能諱其汰系何顧涇陽論救淮撫以一爐一茗為辭且
為辨茶古董是茶家買去方危急中誰肯挺身入井救人翻
自高詎而亦不能諱其偶茶何

顧涇陽家居以淮撫爭馳書葉文忠及孫大寧稱三才至廢
至淡為古醇儒甚且比之孔子考功王王善憤甚謂三才家
通州甚適第違官一勤自明如難其人者臣請自往觀此知
吾輩戒否決不宜過情有溢喜必有溢怒勢等縮環且略
存本來面目足矣

謂玉圍熱中撥席顧天峻李騰芳咸擁戴之王初階顧李為

用既又慮其逼己今王元翰貽書南省恭去之比之張耳之
赦陳餘語未知然否時孫太宰丕揚主內察王其鄉人也博
為秦脉頗有萋菲聲金明時秦聚奎首犯之成遣重斤副院
許弘綱與察事頗不謂然觀許疏可見京察紛紜莫甚於
辛亥之役所貽楊連

金明時以名履考察先疏許主計大臣非法宜抵以撓激計典
疏之為法受過自無解緣多却疏詞干犯御諱字樣別生枝
節致秦聚奎復有後言疑繇聞臣扼激愈多端矣國家
亦何幸過此人生此事為哉

王士性擢河南巡撫既辭自去品望資序遠不及王國時必國
懷快：致性不得已出視許弘綱許子偉前事同得旨國調
外性調南京用亦不得已處分也

錢策疏有謝廷讚恣睢維揚鄭振先咆哮毘陵丘段然又以受
賄聞等語大都違言諸公類豪無用爭氣盡則衰中癡點各
半如劉志遐奸邪亦曷違言名累登薦劾其為大典身甚矣
信乎士大夫執持晚節之難

光廟生母恭妃王氏薨四日尚未傳諭聞臣為揭請始命以皇
貴妃禮發喪亦異事也禮官屢請擇墳園不報僅祔葬李貴

妃嬪側後追尊孝靖后

李文蔚之行寔未經奉旨先辭朝去。後同官為請始獲赦。賜歸溫綸平日每以候命為忝徑歸為罪。至是亦有難堅執者矣。其辭朝疏明言不敢少効餘忠。他日亦無違表。蓋處於身世艱難之秋。別是一格法。

冉駟馬與談。積為掌家。媪梁孟女輩所苦。想於朝復通群。關宮辱之。公主三疏不達。冉憤甚。棄衣冠。遁去。爭聞詔錦衣衛。尋訪得之。究聽某山中伴送還朝。發國學習禮者二年。始釋。夫以帝主之親愛。婚之重。尚不能與苦輩抗。何況九閩。

萬里者哉記萬曆初年揚都尉春元爭亦類是昔云莫輕
禁讒良然

馮文敏琦身後謚初頗異同或云東宮冠禮儀注與將軍儀
或云卒丑試錄進呈與外傳者不同或云禮部侍郎教文楨
謚為所沮格皆曖昧語也賴吾閩翁宗伯正春為辨虛始定
今謚要自無慙今德

翁文簡正春之為少宗伯署部事屢疏請東宮講讀請福
王之國請瑞王婚期詞多對切余通籍後及一再見之溫然
長者也歎丑會閣主試序應屬翁忽耶家起方從哲為兼

文忠副復陞孫慎行少喜得知貢舉微指可知翁旒請急
端有母壽百歲餘爲儒臣稀有盛事

關中只業福唐一人既入關仍不妨業樞昔未有也送本文書
官必欲進內簾而校監場御史余懋衡拒之念去忽傳取
回文書不必業業頗自危越日懋衡疏題知得旨發業如故
聞 神廟詢知姓名曰是在陝西與梁永作對的聖王真衡
鑒明姝姝畢照

庚戌會闈頗不無掌議懋之是也乃因壬子北闈事發始行進
論則題爲奉祝矣其以隔房搜卷中式者王濬王宇等十七

人部科磨勘至終生臘始竣時仕者業將滿考矣復取其先
資之言優劣之何與

福王之國貴葉文忠多少明諍婉調初以庄田四萬頃請次以
夫兩淮長蘆食鹽請皆力加辦折即得旨明春三月四行
矣復留慶聖母稀齡壽巧示揆延至直封還御批極言其不
可狀而 神廟亦遂轉圜就之諫行言聽之美斯為極
光廟所為首召起文忠生是

請之國搢至引嘉靖中景王不就封致裕邸危疑不安為此
懃極矣又云東宮久不奉天顏而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

朝謁語並刺心勞 神廟俯為剖明憶惟王文肅筆古差
近耳狄梁公李郭侯當年復何遠過

瑞王婚期在萬曆己卯秋年二十五矣初屢請莫能得觀業文
忠揚有瑞王鬚髯如戟之語情景可知聞癸丑廷試後神
廟宮中嘗云今歲新狀元用某亦二十五歲未婚喪叟：瑞
王事何也時宜兵周公是儒擢昂元未娶年適相類故上語
及之可為一噓

神廟之於福王想亦如漢高如意例以妙愛子抱私婉戀耳
非有妨天下計也聞鄭貴妃嘗得上手詔許立其子承

藏金合中比歲久出之御書筆畫為蟲食盡妃慙然無以
辨業福唐嘗以語客殆天意乎

孝定皇太后升遐福王之國業文忠子告婦俱在甲寅歲中踰
年而挺擊之變作時若文忠在事必妙有消弭不致生許多
膠葛觀所處王曰乾事可見

業文忠恒言士大夫黨禍不休宜只以讓為主譬兩人鬪
必有一人敗手方得開文若鬪而不已小者傷大者亡猶可
如國事何又云今日之事如絞繩必有一股先斷方解業愴
然於天啓末疏之禍矣

顧憲成推太常少卿洪文衡為陪旨點用洪：意不敢先顧再
請告不允及顧以右袒淮撫貽譏復疏曰其詎爭讓者自讓
咸意有所寄若有不得不讓焉者不然身名掃地盡矣更於
此見東林威懾懷人

言官彈劾疏久不下吏部為據發抄揭具覆分別去留且有
朝移揭夕即責覆者詳趙太宰煥疏中留中弊至此致養
成言路驕蹇亦惟此時為然

金汝諧業以京察例轉忽復下題差本點按豫松間為將
原本封進純馮極矣蕩：然無紀綱文章殆謂是與特

科道官有守候數年未得旨者既不供職間日遊宴為悞聲
勢日益烜赫自大僚而下咸畏避之

簡用閣臣方從哲吳道南二人至煩葉福唐七十餘揭措葉李
入閣時朱山陰亦然時以枚卜推陞考選為最難題每得請
輒喞若回天轉日之功而輿望亦翕歸之其在他日不過一食
頃爭耳真事在易而求之難

沈歸德在爭既非上意所喜去國久年重八旬矣部推閣員輒首
詩名用葉文忠亦亟舉自代豈不知如投石之水哉姑藉厥酬
群心聊以塞妨賢病國之議云爾亦宋以後大臣舉動前代

不滿量應舉有去得旨甚難而日：起不赴命之官最切
中經周施門面致然

順天府丞劉士忠自陳疏文不下鄉試缺提調命太僕少卿孫
瑋代之僕少可提調科場異事何惜一批發之苟乎特試差
點式愆期至移改試期就之非復常準

南淞州大僕寺卿得於到任離任日一體謁陵自閩林煙始煙
為林氏五尚書之一無忝其家同侍有林應亮如楚父子
俱侍郎清德亦著應亮父太守春澤年百有四歲三世各
負詩名為三山靈氣所鍾

林如楚為工部侍郎上一日遣二內使至其寓宣旨欲有所營
造時謂旨不諒閣擬拜抄不經會極門傳發共詫怪爭林
宦通無玷惟李三才皇木廠事發言者尤其居室宏侈非制
遣官勘林報畧詠遠然李廢園舊存余過之荒榛滿地而已
其家亦非甚鉅富

南京各衙所官每苦赴北承襲費不貲有終身弗克襲者其得
託南兵部比試類奏襲替自尚書丁賓始丁為惠於南甚多
有丁媽之稱茲亦其一

英國公張維賢遣代祀北郊天明始至三獻畢而日已高為御

史疏糾旨以禮部所進祀冊原未註時有惟賢罪因定祭
天以子時祭地及大明以卯時夜明酉時著為令至今遵
是四郊自世廟分建寔難槩行

方中涵閣揭有云臣為史官見閣臣每日出入有定啓文書
發票率以日中得從容審酌擬旨今或有薄暮將出之時
票本始到者非故爭噫方公之為此言豈知後有漏下二
三鼓尚搨搨不休者乎得以燈後繳牌出訝奇觀矣閣臣
之輕莫有甚於此日而勞亦倍劇

吳樞谷道南入閣六科晉謁吳循例以知生名刺答之給事

劉文炳怒獨擲還且云莫學嚴嵩尋以沈同扣事力詎吳生
請按閣中舊有科知道友之說今劉任日即朝中投六科公刺
猶然而亦惟初任一行非平常禮

錢春舉方從哲云方福王未之國之先有意道適多方沮抑按
福藩之國自葉文忠功方豈有沮抑理頗特寔有左右袒之
疑折牽引多人惟方如李文節見用或謗為藉鄭國秦王
之極力臨去有疏辨載集中

閩稅璫高案執尋巡撫袁一驥時變起倉卒副使呂純如直
前赴難和解釋袁回身留家署者隔宿而布政實子海

以獲守幣藏不入何妨各行所志事平實既以遲留解任呂
復以阿附損名非定論矣實素著清節同事監司賢者
為實解組者數人呂亦推負才畧他事不可知生媿問稅
璫者誣也閩先輩屢能辨之

王紹徽秦人能不阿其鄉孫丕揚王國意顯駁淮撫東林氣
誼亦自佳而以其湯賓尹門人也輒峻斥之為黨同伐異
之過王後天啓中起至冢鄉坐璫局去余詢之秦人家實蕭
然在張問達之下似宜以御評為衷

沈同和榜出余討偕時所親見都下聞然先是庚戌榜首韓

致以重度知湯賓尹且搜日隔房為疑致滋物議要敬實寸
士即湯憐才之過視舊屬不猶愈乎湯既多忤不行復蕩然
無處反者論文字確是當家

何起鳴之於孝自修一案也沈四明之於溫純一案也郭正域之
於楚宗一案也顧憲成之於淮撫一案也湯賓尹韓敬之於
科場又一案也史稱漢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
業東為於萬曆季亦云

挺擊之變即非風癩而有不得不以風癩結局者情也勢也聖
意自明東朝語无可哀痛秦始皇之於茅焦漢高帝之於

四時雜作法各殊細思之同此機括

都尉王禹坐救劉元漢梳職押回為民仍捕其門客山人輩
痛杖之傳 神廟哭告慈聖靈前者累日以禹戚臣亦來換
訕兒云禹此舉自奇其後有代府中尉充野者亦以救元漢
發掘高墻墓義事何所不勉

宜興周公為予言收捕王禹門客者初未知也是日適偕同館
數人過禹歎抵夜未散捕者以密聞旨俟諸翰林席散始收
越日間各大驚迺無累反 神廟之邊容侍從愛惜丁寧
於是為不可忘終是太平氣象

浙備造太監呂貴當撤回有奸民祀光先等突疏保留貴旨中
出從之外廷屢疏諍不納趣即給勅反物上御筆特增有浙
直監稅令徵收解進等語聞具揭婉請削上意動因命刑
去頌神祖二十年後轉圜之美僅見是耳其亟撤回關瑞
高宗亦稱感德

戊午四月京師自宣武門至正陽門外三里許河水尽赤如潰
血其月建酋首犯撫順踰年己未二月午後風驟作黃塵赤
霧四塞天色晦暈如深夜余時以計偕寓邸中業上燈矣徐
乃漸明未幾而四路潰師報至正其日也天人徵應之奇真

如影響非身歷不信

遼警初聞詔發帑金十萬兩給邊內黑如漆脆如土者幾半
呂匠煎驗率不甚耗蝕蓋庫藏久朽蠹之象全以利用也
不用之幾變土壤亦異聞

誌邵武李春熙戶部云稅璫暨祿與蕪湖榷使為難欲奪榷權
李以太平司李為解暨漫曰與君約能豪飲勝我者聽李
諾之對飲各盡一石越旦暨方狼籍沈上李已往尋前約矣
暨駭服竟已事奇見暨猶未全非

遼餉告急庶善繼官戶部即值外解金花至擅截留十餘萬

餉運坐補外慮此舉得汲黯矯制遺意後均定與難甚烈
孫高陽樞輔為賦百詠哭之有孫盡心子丙閩舉士也嘗以

其大火集寄子學術經濟咸可觀

方朝鮮有捷遂信徐文定光塔自請擇參佐義從二百餘人并
巧工教師往宣諭因監護其國與商戰守渾不折入於奴意
氣勃：慨然以班定遠之功自許

徐光塔以宮厝改葺御使御練兵初議費二百萬戶兵部愕
貽不能應事竟落：董其昌謂自軍興來不啻糜數千萬
何獨靳於徐而董應舉頌譏徐無權術故宜募兵五十精

習一技既習後兼教他技兵少易精費少易慮先設平易之局以誘之勢日深徙者亦可思

守城法每言能戰守宜城外結營獨徐光啓明其不然只憑城守整頓大砲俟其來擊之而以列兵營以砲于城壕外盪浪輕戰者為一矢萬有餘喪且云慮圍城不復可出故力排城守議愚當事為將來預辨走路語太深文顧兵難例論存此可憐外考

丁紹軾在史館嘗貽熊廷弼書欲熊先移文責讓建夷兼防有來款快累之變詞旨頗踈宕熊不答遂上章極論其事

丁引疾歸其後當國卒赦熊丁為人健決有氣德怨較然
不可犯熊亦傲慢甚遂成仇敵

太僕少卿吳炯疏損貲一萬兩助邊且言助邊得官士林為恥臣
今以休致官出此且無子非有他覲望得旨嘉獎時周楚唐
趙諸王暨黔國昌祚各有所造其以里居士大夫嚮義者惟炯
耳炯沒始量贈報亦非優

劉光復御史繫獄五載以庚申九日赦歸即神皇昇成年也規
曾學程滿朝薦何棟如事同初各繫久屢請莫能得忽蒙
恩意咸歎大聖人機權不測如此

神皇繼靜攝中每遇郊廟期輒有旨祥言病久懼不成禮戒飭
遣祭陪祀官竭誠供事狀歲々皆然毋亦心知其不可姑為
之者歟視公然越禮自恣逸之主終有間矣間聖体晚年倍
豐碩微礙動履

史繼偕沈灌同以己未五月放卜屆八月業經點用矣旨竟中
留閣屢揭請直以文書多查簡不出高詞迄至庚申自日光
廟登極始拜命遲速固自有候耶

楊時喬開讀一疏自萬曆十二年起至三十四年二月止內杖戍
為民官一百十員降請官九十六員其已物故者不與焉噫

人材幾何堪此摧折又越十四年屆陟方期愈零落矣後獲
檄賜環之典方可五六十人碩果僅餘真在剝復之際

光廟登奎首發帑金一百萬犒邊二百萬造三殿盡罷各處
礦稅盡錄用建言廢誦諸臣新詔下頒也膏全染羨哉克寧
之治所繇寰海歡呼思慕有以也夫即 光廟一身具易乾
卦六爻理湖源滋潛邸惕厲中來

正德嘉靖兩朝遺詔婦揚新都徐莘亭功如 神皇憑几末命
亦多所懲艾然世無以是功方德清者將人情驟聞易效習
親焉玩乎亦方精神力量衰靡不能動人之證僾受諸臺者

欺凌體損極咎寔自取

方光廟育德青宮所困屈於鄭貴妃者數矣禪受之際不惟無藏怒宿怨思禮且有加焉至欲遵遺旨晉封太后雖屬柔忍之過抑亦大聖人之純孝其親者激論者不能揄揚君德乃云鄭嘗進女侍故吾恒恨之每讀至興居無節款媯蠱惑之辭輒為氣塞

廷臣曾集松棚下召鄭養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抗聲責之以鄭貴妃封后之命養性曰當即答貴妃勿避非分福事竟中寢宮李選侍之未移宮也誦司寇黃克纘之言曰彼不見

鄭貴妃字一聞外廷言其不當住乾清宮即日撤去是智人也知妃亦頗自歛我宜免於禍

初御文華門視事畢見班行後隨從有執洒金大扇以俟者及班散高聲喝道違禁中上怒傳諭申飭時承平高拱父百司廢弛幾不識朝儀何物後碩振肅殊得此一怒力所為亟興三殿工亦坐是

以泰昌從諫如流之際給爭周朝瑞請停止金花銀兩請外稽此項銀兩原進內備慶賀歲節典禮及各官賞賜武職俸糧之需相沿已久非可以旦夕更也時御史鄭宗周亦有

金花貯太倉民庫之說終格：

鄭貴妃晉封太后舊無此制若李選侍之求封皇貴妃也為登極後所必需之恩必行之禮令光廟久於其祚能終晏然已乎竟以升避違沮格不行後封康妃號而李又有莊妃號東李者無出有賢淑贊

廷擊一案以神皇所處分東宮所奏請者為善特罪人已立決內監龐保劉成復刑斃更復何言惟問官王之宗陸大受等不必過慮以察典致滋口實耳鄭繼之家率有二此人本不識當處但適來挾持題目甚大吏之適以成之信老成

識慮也如鄭言省多少紛紜

劉光復慈愛仁孝兩言有頌無規曷得罪重故事奏對御前須先念職名曰某官臣某奏又須天語畢方便敷陳未有會本不知誰執中撓說者總九閣聯隔之過即蓋臣猶爾粗率近屢舉名對典漸漫如儀

正德初治御藥局太監張璠醫官施欽劉文泰等罪或擬從矜疑楊康簡守隨法然曰先帝梓宮在嬪臣子幽憤方疑君父事誤與故同詎容曲貸竟坐死按此可為紅丸定案誤與故同即崔文昇李可灼免死得乎

葉文忠之答孫慎行宗伯曰天下事有實見施行者有僅託諸
議論者孔子請討陳恒此實見施行者也其書趙盾許世子
弑君但欲使萬世臣子知警耳此託諸議論者也若遂以討
陳恒者討此二人豈不迂哉況今事体不同即使門下操筆作
麟經亦少無此書法曰方某弑其君也葉論最明確計孫亦
當心伏

移宮為必不己之爭而亦非甚喫力爭新天子踐祚入乾清宮
無舊宮嬪嬙據不移之理時第以明旨出之使外廷若無
繫焉為是漢滕公除宮戴少帝出以絢文帝何等關係

書之史亦自淡然况茲日乎更謂選侍圖柄制重簾去之
愈遠無論本朝無此家法且孰為之

宮未移機宜決斷宮既移迹宜渾鎔楊璉之慷慨肅清此前半
截事賈繼春王志道之委婉調護此後半截事不惟不相礙
也兼可相成竟以之戰血玄黃無術甚矣宋公宗病不能執
喪謗四起議者歸咎執政無承平諸君見識而朝紳學士
率多賈直釣名之人事同是

前詔明言李選侍象駭聖母攔阻朕躬若憤不共戴者後竟
諱之矣不思旨如何賴過倘云矯自王安則後旨屬誰假

託不歸之親忠賢乎至詭引世廟議禮詔亦嘗三易不以
故貶聖可謂欲蓋彌章者矣異哉

孫如游以典禮著勞內旨入閣跡疑涉於傳奉孫名臣後
深優何患不躋大位不幾受之適以害之乎汝恭昌中朱
國祚與舊輔葉向高並占亦特旨世無以是訾朱者將無
二公生卒屬有意無意之分

葉文忠再起途中附請赦卜有不拘內外衙門之說或疑
為舊淮撫地葉自解嘲曰常譚耳原無主意塵陵猶近
之若淮撫則夢想不到世間豈有如此癡人望淮撫作宰

相耶按淮撫葉素文群疑有自他日荅許少薇書又云摺准
擬亦白可用意昭然矣廣陵指鄂南舉耶

魏應嘉馮三元張脩德既屢劾熊廷弼罪旨即著前往會勘
而三人堅不肯行於是臺省交章謂勘官少須另遣熊
復具揭為三人勸駕嗤其心虛膽怯詞傲甚熊歸再起三人
坐得罪去熊敗復召還迺相水火矣

董應舉屯揀之任給帑金十萬兩僅領七萬而願以其所存
三萬接濟毛文龍海外之急何等為國真心他人肯爾屯兩
有緒忍移營錢法尋得罪去併其兩年拮据遺蹟盡付東流

知忠天任事勝真為反冷

方遼陽破舉朝競談恢復吾邑何公喬遠屬疏請棄遼陽寧
守廣寧東成迂之未幾廣寧失守遂驗何公於其特御太
僕嘗念起廢京堂缺少員多自請以四品對除邊道慨然有
効死封疆之意為前輩中最磊落人

余懋衡協理戎政自云委指揮魯五美往房山鑿金太祖世宗
二陵斷其臂穴其背改東腋水西流旺氣蕭索主三年丙有甍
首應果然說未知誠否據言山高龍旺石有五色文膏潤
如脂度亦為氣脉結聚之地

徐文定先啓之議也曰禹搜治水治畧至平成天地粒食蒸
民經費從何出必是用天下巨室使率衆各効其力事成樹
五等爵酬之高貢於則壤成賦之後終之曰錫土姓而已辭旨
可推故曰建萬國以親諸侯若必以軍功封洪光之初何所爭
得萬譜侯乎以是證虞集用武功爵招殊壟田之為得某耕

卓論矣

毛文龍鎮江一捷儘稱奇快雖不旋踵而敗亦可為形格勢禁
之資如彭越為漢撓楚卡去卡來何嘗不敗貴能燒彼積聚耳
恨當時責之太苛而文龍所請兵餉額亦太廣致啓疑端獨

不聞兵家有勢險節短之說歟

通泰馮時行極陳車戰之利一車至糜百五十金無所用之時
自侈製車築臺造砲囊沙說紛、效如風影了如譚謙益所
薦妖人宋明時有役鬼破敵街益荒唐矣率籍為騙官騙餉
之需即募兵諸使者亦然

熊廷弼起經畧尚書賜一品服賜上方劍得斬副總兵以下行
日賜宴都門外五府戎政部院掌印官各陪餞何等隆重竟
一奔潰結局即廷弼自念更何面目處此况復以其身貽累
楊尤諧公乎死晚矣

葉文忠嘗責然廷弼首按遼每言屯田之利後全不談及即
開缺清河諸處逼虜不可耕獨不可移屯之金復海蓋問
乎何至全仰給內地而然之所以告葉則謂四州人稠地曠
非坦平見注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屯又無逼奪民田與軍
屯之理按此亦可見邊關地形督撫窘狀董應舉之在通津
一帶實買田屯如熊指

史永安苦守貴陽望撫臣王三善援師不至疏乞赦之既師至圍
解則又借李權力譽之危困中易為怨德不足深泥惟事平
後與劉錫玄環之角爭近多事矣今黔陷諸公且灰飛煙滅

爭于何有

游士任說擒勝縣賊首劉永明執祭旗訖臨刑猶稱寡人受享
已毅但諸弟子不來救云小說載太上皇蒙塵皇后不知天
命等語為某賊囑談不期再見可笑甚時蓮妖之惑人已深
幾纏絡心肺不可復解

王紀以不即訊降卜年罪刑籍想有所疑故耳揚東明繼之議
從反族律斬頤大章曰律不同居同謀止莽親者不坐揚
色變以謀反夷三族為言頤曰某所執是大明律堂官所
引者漢律也揚語塞當日情景微見

袁應泰納降受欺王化貞撫虜生潰罪同袁自拚一死差足自贖不意王之以逃竄歸也時舉朝咸右王即敗後猶云貢夷四五百人在會同館日向提督主政袁號頭乞王往諭免愆起兵不然殺之太晚噫誰信者不知王何力能榮感朝聽也

爾

奢崇明之變緣邊陷部檄懲土司兵遣科道官明時舉李達入蜀催發從來土漢兵兼制例無安家二人獨倡議不用官兵每土兵定安家銀二十四兩盡一月內搜括奢遂止饗四千又必責之滿萬比禍作撫鎮道府皆死二人獨生雖節經

先後魏勣尚屬寬典

王化貞為業福唐癸丑所舉士自任決戰諸同籍有臺交譽之
即福唐為所勣所以何薦可有門生誤老師之疏也聞王與
福唐書有禱閣功熟唾手以奉老師必不使南昌得志等
語跡畧近觀福唐赴召疏可見

劉一環連疏乞休而經傳旨允放而閣為具揭請番督迨三月
終罷去計允放旨劉決偵知舉朝亦決播聞豈有仍覲顏入
直理此等事類纏綿帝杜意多反為劉累傳福清與劉微
隙而衆議歸劉知亦不得已出此

故卜業黜用四人以首推孫慎行或以弘不用再請添點成何
政体即果從所請亦豈二公光榮劉志運至以是欲請尚方
劍斬福唐劉愷邪無足道而亦自取之存時孫所以紅丸議
忤歸即稍緩推何害顧崇特局何

觀業福唐所云曩攻訐止于言官今漸及大僚宗伯之於改
相司寇之於今輔重則赦送輕則奸凶指王紀沈灌爭也灌
被攻至此之蔡京誠為險賊其人即未可知抑閣体掃盡矣
侯震陽一疏糾四輔臣亦恨苛試設身處地得乎論人須可受
奈何徒取痛快資

郭元標故篤老醇儒其辨朱童蒙講學說云人生無所往不宜
學若以講學僅宜於放棄斥逐之日不宜仕路則如切如磋
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
道太輕諸林下臣太淺矣郭理中帶語特為從吾鍾羽正辭各
嚴明然無如郭之婉

葉文忠稱郭南翠藹之愛人之全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
負氣籠罩矯飾之習或者居山已久于世局有所未諳宅象
太虛于人言有所易入然于本色無損教語恰是郭定評郭
晚年頗有曠然處順意

李日宣首請開宗藩入仕之禁許科舉中式勿碍本省額推
及至聖商亦然用意甚嘉今宗中科第累成師爭李惟請
臺臣同部科一體會試分闈爭屬難行譬科臣兼巡方仕可
乎李掌銓嘗推轂余人特寬請

劉志選既欲請制新策福唐恭答書直以嘗對奕過贏負罪
倘再相遇當避丈百合文必歡然急作薦章其為門生徐卿
伯所劾也揭解曰主司萍水相逢有何情分引在三誼自
媿乎厚矣絕渾然著見葉遊戲手段

或云唐中若狼食羊若有天意又廣寧之敗首子葉率兵攻闕

行至三十站兇驚馬蹶而死疑不祥遂不敢進葉文忠聞之
笑曰今日安邊之功賴與兇當首叙矣蓋葉之樂易好諠
如此猶一二矯情鎮物之遺

鄂元標屢訟故司馬石星之冤併及李村父穆江東之等得旨
星子宥戍還亦正論也但中不宜以廖景為言鄂素樸諒
無他端使出之他人則予詭矣後有議起李三才者鄂第
書毋少二字亦貽嘲要自山林舉止

王德完定大獄疏內云楊鎬李如禎罪宜速議為魏大中所
參謂有寬二重犯心周宗建特糾大中不宜借漏詞傾陷

先朝孤忠耆碩時用魏謀尚參商怪其後更如膠漆亦見君子之不盡黨同狀有前代風

御史王心一首攻客氏魏忠賢坐誦為一時正論之倡猶獲名還想瑞麟時未甚張後得免累繫幸矣其人短小清癯余及見之終少司寇亦非復衛年風采

江右銓司自有吳羽文在忽調郭維璉積勲一省二人非制致吳自疑求去其鄉省臺又為吳咎郭日尋于戈近於無風起浪矣冢宰趙南星明言詢郭三後致然賢者過自信亦過信人按此即鄭後來調某還即轉解

使郭維璉不調銓部即傳樞疏何自發汪文言局何自破左光
斗擬大中禍何自生勢既不可調停於是楊璉為一決之計歸
復不可得適於是魏忠賢為百足之圖橫縉相生構委隱露
究從到頭一錯始為諸君子者亦何苦以其所愛好人好官
基朝家數十年災禍為哉

先朝韓文攻劉瑾內恃王岳范亨外恃劉健謝遷勢位必克尚
不免蹈耳露之禍若楊璉二十四罪疏更何恃哉直竄汝無
復之自為少死計矣惜哉其不講於制小人之術也漢楊
震李固宋劉摯呂大防十載一轍

或疑揚遠疏上九卿科道各響應人衆論公安知不偶動上聽
曰此為稍熾悟主言也喜因過心想亦動也其如慮不動於
耳目何漢元帝尚不解就吏何名雖百周堪劉更生莫益幾
曾見公疏做得甚事

葉文忠為魏忠賢畫策三首請還歸私第次解東廠又次
召還諸逐臣噫昔云與孤謀衆與羊謀蓋者其謂是歟或傳
忠賢意粗動為其黨力持止其後稍奪終之終不敢害葉曾歛
雖驛亦中尚知重王翹長者自素望力然亦處放極危懼之際矣
自古未有言官被旨廷杖忽逸去者自林汝翁始彼不欲以其身

濺萬燦之血也恰是葉福唐送行文字抑林猶自端毛士龍偵知
逮繫信變姓名易服轉徙江湖查墓知所在以徐侯天下之
自定益奇聞矣詢知匡江右一門生孝廉所形僅中人殊不
稱其志氣或得免以是

解經和推經畧抵死不赴而孫承宗寧舍綸閣之重慨請行邊人
意量相越至此其云目前可代督師者實唯其人臣請自往即
此肝腸九廟神靈鑒之矣時詞林共賦送樞輔行邊詩得
感爭一洗趙文肅宿諶

山東遺妖既平四川耆首亦薨即榆關皮島暫可支持所唯

乃在興突之間。身使羽書。不特奔馳。逆璿亦未敢盡肆。所謂
以小喜遠其大憂者。正類茲日。

熹廟初召復降。請言官。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郭肇奇。
又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等。先後十八。上意既
間示信疑。璿謀亦明寫操縱。尚在可轉移中。至甲子六月。後始
顯與外廷為難矣。觀中慈用宗建不識一丁之故。得福唐謔笑
解。似亦有婉解時。

文震孟之去。固璿輩倪偶一語為挑激。資寔疏中。策憲恭於馳
驛。破情華於璿王之指。為當事人所陰憾。故耳。文意在王紀黃

克纘黃維運時亦挺然自成議論與依附者有間不固逆得
過時賢之深。

楊璉之首發唯端猶有讓福重若高攀龍總憲自以臺現考
核貪邪御史崔呈秀為至平之真至當之論即福福直聽之
吳高後所自慮亦善揚矜氣節高本學問東林數十年間
講感得此一人力所非淺

為從吾推北吏部侍郎鄒元標推南吏部尚書不用俱點陪陪
然馮猶得旋起為南右都御史鄒竟棄置矣時併所點陪
推余懋衡等各不自安堅辭明故棹弄機推為一箭双鵰之

計揚璉既亦指及

韓蒲州曠去國疏有云糠粃在前極知非據。菲除且及。尚妹妨賢。業馮出同爭驅逐狀矣。余見成基命當國日物情將別有擁戴。至以佛頭著菓為機。成自請曰此菓一日不除。則佛光一日不見。指略同並可慨歎。

揚璉疏如墮中宮胎墮裕妃命等款初疑出於傳聞。劉若愚蕪史事真有之又矯旨草李成妃封絕其飲食成妃暨裕妃餓死爭密於簾瓦磚縫中暗蓄食物會客魏怒少解得生。蓋宮中橫肆極矣。

臺疏屢指傳憲星傳繼教陳居恭為魏忠賢私人而居恭亦
隨攻忠賢情態詎可方物居恭故太監陳矩徑雅游紳士
間時撫寧侯朱國弼亦有恭忠賢疏後竟何如濫竽之吹
非一聽之幾何不為遺廷淵藪

孫樞輔承宗疏言閩邊行抵近京將一入覲天顏賀壽竣與諸
臣從長商確得旨亟諭回時客魏方橫閣部銓憲大僚多
去國或傳樞輔將入奏面發其奸者內廷駭甚實未知樞輔
果出此否也得無有晉陽之甲之疑

乙丑主試序憲崑山聊城二公忽越次及南樂形迹顯然廷試

後聊城即裝行矣。迨魏通州之於余，乞蔣公亦負北輔類好
爲人師，叨爲余師友，交敢輕置喙。

南樂魏師廣微，素清嚴，獨不幸有內交跡。其父介肅公允貞樞
晉爲天下純多通氣類名流，而師之恨東林也。獨甚家庭中
怪乃異意，後却有揭求寬楊庄刑比坐忤歸，顧物論未以是
寬之聲，噲又恒余在耳。

趙南星放特起，倦景濤太宰執不意，崔爲北道人而其受事後
殊岸異趣，引疾歸，尋致削奪。聞南樂敕楊左揭錄崔連坐，其
邸中三日力強之爲噓切，甚方馮信未足論人，要知崔亭：

卓立之難非東南士可比

薛三省既擢宗伯有疏論銓部陞轉法極佳旨責以前少宰時
何無談及薛蕭潘如物外人於余為尹公之他最知余其得
予告去尚賴其及門李國樞力挽救矣浙中絕得李康先
晏達元二宗伯繫非薛倫薛高甚

李魯生疏多紕謬不但解中旨為執中之帝用中之王已也方
枚卜首需老成幹濟魯生言成即為老幹乃有濟老於議而
非老於年蓋顯為馮涿州地傳啖破人口時與李恒茂李蕃
並稱三李而魯生尤甚

丁紹執既以刊行有像。遼東傅奇為獻。殺熊廷弼。會御史吳裕中疏攻之。吳故廷弼見女姻也。坐死杖下。先是攻丁者有趙胤昌詞峻。吳詞緩。徒以故葦之憾。遂反。非其質矣。丁亡何病卒。傳見吳為崇。敬赦之。天道凜然。

熊廷弼臨死。殊從容。初聞信。如常盥櫛。曰。我大臣也。還當拜首。及見刑部司官張時雍。胸前懸一純袋。稱謝。是本在內。張曰。不見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語也。張默然。到底剛狠性猶在。

一曹欽程耳。吳國華初科之。為所互中。嗣黜於潘士聞之手。潘

與曹同泳鹿門生曹鵠張甚業為師門所厭潘因割愛擠之
時省臺疏未有無馮藉發者即泳鹿之見摘於吳淳夫也亦
恣窺崔魏之歡恥有可乘機

高弘圖疏引漢張猛乘船危從橋安之語幾奉嚴譴聞其時
煮廟與小內豎汎舟為樂舟覆墮水中救免高及之疑有所
讖故耳高嘗有削籍官免追奪誥命之請亦從近情於兩
造俱不甚粘帶有中立稱

脩三朝要典所用惟己未史官暨乙丑三昭甲耳壬戌諸公莫
預者懼一意投合於是有躐擢兩京試差之舉矣初珥筆人

侈得意有識者已陰笑其旁爭取更呼冤想若若萬不得

已免就焉者適堪為冷

時有天監錄點將錄等書備載邑里籍貫仕宦經涉以及師生姻戚之類有不合隨手勾去亦間有幾誤者如欲覆錢受益庶常以錢謙益故處黃願素銓部以黃尊素故願查明始免聞皆南樂東光密送入掖獨何心

王恭殿變司馬王永光一疏亦為都下翕傳其嘗聞同邑崔太宰之風興起者乎王姿故沈鷺或見機敏然終不失名流若乃賈惟華以惟懼腹心之弊臨了忽巧圖脫身則狡繪

甚矣事不可欺三尺童子況世人乎温太真錢鳳一著不
禁學誤人不小

袁崇煥寧遠之捷。為余在館日所踴聞。遇紅旗卒飛馳入傾都
色動。其後錦州却敵功。迺不甚譽人口。或疑近亡。是子虛。徒
誇飾為群瑞地。特余業請急歸。

緹綺出逮周順昌。為吳中士民號譟殺其一。潛竄。竟不敢開
讀。去人情憤懣之極。自是瑞氣亦少衰矣。吳中先有義士葛
誠。倡衆撲殺稅瑞使。身請死。遺風再見。不得禁以浮薄卑
之。

南道游鳳翔自云去高攀龍家不遠防遣客行刺嗚呼何其
無人心變亂白黑之至此極也時閩中議論獨殊有先輩鉅
公力主之群少翁從始王志道徐景濂終李燮龍吳淳夫王
徐寧凌比抑亦其積趨之勢

嘉廟苦暮戀客氏誠不可解漢安帝乳母王聖暨聖女伯榮
出入宮掖恃恩放恣即其例乎併中宮亦為客制劉志選梁
夢環等逆公為射月之謀咄：怪事

崔呈秀罪不勝誅奪情猶其小者耳憶崇禎中有一郎曹求
予制誥自述其昔年狀云方奪情起復之孫：獨聞訃奔

喪之至，不欲言其名聞，堪絕倒。始知張江陵羅倫小子之器，
為所繫來。

加諸君子罪率以得熊廷弼金欲生之為辭，然孫樞翰亦有疏求
將熊廷弼王化貞揚鶴發軍前五功贖罪世莫以是疑樞翰
者，何豈心爭明乎？抑方擁重兵，闔門有虎豹，在山勢未敢輕
犯耶？括出亦一重公案也。

余邑某官保定守傅熊廷弼舊司理其地，有生祠會，起想略
竹園守為更新祠，甘具供帳，熊悅以保定所應解遺餉十
萬與陰分半解回熊家，半贖守自出空批給之說，駁入熱守。

賢實饒溢熊曷破恐或有漸

袁崇煥遺喇嘛僧趙境爭孝或云本魏忠賢意跡露曲推之表後
劫魏章奏亦有舉是者嗟呼不能戰不能守暫為保土息民
之圖何少非策然諶之於先事殆矣袁至身陷大戮尤堪惋痛
處來地即類暴端罪得乎

繆昌期極頌南昌蒲州二輔福清其座師也却不甚合其在福清
坐上大言譁為此說以欺座師可斬也詞氣實欠平而與楊
左文密不避形跡以致人疑楊恭親疏出繆手詞林多名譽
廣交遊往來致禍繆亦其一乎

何棟如以募兵蒙詔所募多游棍冒名靡餉中道逃罪誠難免
惟番鹿坐忤璫下詔獄者四年未再逮繫誦所云九死一生
三朝兩赦傳信如子孫燒帝灵前素物如祖宗顏魂夢裏極
凄楚之致不忍復苛繩之

楊允諧公詔獄內光景不堪聞諸公各做大官居要路致怨有
因惟顧大章以一西曹冷局亦預刑追之慘更可憐余最服
方大鎮見熱先起然遠引為當時第一流人矣契場中安得
此一眼清涼散乎

監生陸萬齡等請於國李西射園建魏忠賢祠莫敢拒者僅通

政使呂罔南略批駁耳此前代所未有之變而亦遂璫將敗
微先聖靈詎容闖奸三年前吾郡亦于學宮射圃擬祠某盜
勲甫興工遂敗可畏也

天啓末削奪諸臣非少登錄門戶蓋有為崔魏所夙交驚惶懼
是者愛憎至變極類劉瑾當年爭後率自詡忤璫余嘗見
某公言我自未嘗識璫何處得合亦何處得忤較老實可見
遂璫生死各為人富貴資

魏忠賢目不知書寧識絲綸何物而諸公爭醜媚之觀餘冬
序錄所載李長沙窮苦折字之知亦往華已可惜如許驍鹿

編珠寶玉盡淪入鄒塢中

以上一百五十九條

國史唯疑卷之十二補遺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濠州朝岡有五氣後
四百年我聖祖出焉地理遺符豈偶然哉

高皇嘗閱列子竊歎事有成給札命諸儒撰疑信論見大聖
人眼目開濶處尤為後對症良方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
太祖於至元丙午即訪求遺書立國學洪武二年立郡邑學
八年立社學規攬視前代遺矣

北伐中原詔光明正大不少言矣耶代吳諭民榜云灼見妖言不

能成事又度胡運進與共功亦白淨雄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鄱陽之使有所謂捨命王者二

人姓名竟莫可考生全烈士湮滅可歎也

東海侯陳文奉冊至孝卒諡孝勇本朝廟號稱孝臣下得謚

孝者惟文一人特前代不爾

國初唐同議祭用香燭所以專接陰陽通於神明初無上香
禮凡祭祀宜罷上香從之今鮮尊者

業居升者疏云漢徙大戶實陵下未聞實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率罪人居之使怨嗟愁苦之聲充塞陵園非亦

承宗廟意時徙江南民十四萬詣鳳陽武中多隸徒故葉疏
及之按徙民法惟國初可一行耳

國制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孔公族無刑人之義也又端門
左九廟在焉其地無敢蓄狗者亦敬謹意

王府護衛子弟得入贊官自秦簡王始如張居正父故荆府
護衛也其諸藩文派得與科目自天啓辛酉始得入詞林得

薦舉揆授內外官職自今上始

浙閩例不封藩府建文君茅吳王允熲初封杭州靖難後降
廣澤郡王居福建漳州皆未之國尋廢

頒詔例置詔于櫺象之繩自承天門懸下余及見之成化中嘗以繩中斷詔櫺象所司各罰治有差

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為號不及己戊戎也取財物豐盈之美己則已矣止矣有喪耗象避之是

文武署官並書散官於職銜之上惟詞林書其下或云始承樂中非也觀金史知元時類然矣

京畿水味以玉泉第一都城内以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第一出黃學士諫泉品諫蘭州人登正統壬戌及第

實錄成擇日進呈藏皇史宬中其副藁慮為人見例焚

之芭蕉園：在太液東余賜游西苑日所經到

五帝之學曰成均或云古無韻字均即韻也引鷓鴣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善一也為證亦似有理

大明會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脩於正德四年又嘉靖二十八年
逮萬曆四年題准重脩十五年詔禮部刊行其條例當出維
陽餘姚手絰則江陵

閣中有文淵閣印：文玉著篆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卷章
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欵上內閣
亦稱翰林院

文淵本翰林內署非衙門比凡朝廷宣召諸司文移雖事間機
務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院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也
後直稱內閣尹譽齋直指謂此後進不習事體之過近帖然
無復此等及者

孔廟去朝遠春秋祭皆在夜分禮畢趨朝稍緩即誤弘治中刑
部主事陳鳳梧奏是祭丙非祭丁也得旨是日免朝著為令
余以癸未春蒙遣祭國學次晨朝如故

楊石澗謂古靈臺辟雍即今欽天監國學似矣直以奉天殿為
明堂制未知是否記漢祭邑嘗有此論

宗人府曾主以親王嗣改委勳戚大臣凡宗室陳請繇府闕者下
諸司必移文於府取報後寢廢闕矣弘治中駙馬蔡孟陽嘗
重新本府朝房見劉文安龍記

天壽山皇陵前石像十八對首石獅子二坐卧各一次石獸二獸
故總名何所指或云虎稱獸未詳豈緣唐人諱例耶陵皆種
栢子松數擗曰棲恩

南京朝天宮建洪武中即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門內紆道
屈曲最可喜有云 太祖葬即在神座下未知識否其建于
北京者制特宏偉熙雅秀不及

西京孔廟易琉璃瓦自萬曆庚子始從司業傅新德請也先
是弘治中曲阜廟災重修成遣閣臣李東陽往致祭聞工
費至三十萬壯麗莊嚴遠非佛道宮可擬

凡祭必用祭服獨歷代忠臣廟遣府尹致祭只用常服想當時
請旨未下草草行事耳又壩上馬房獨不領於祠房每歲以
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其祭特異

國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間鹽課鈔亦知私鹽之不可
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註皇上課鈔一名蓋祖制以天子為
百姓榜樣又京官原各有食鹽後革

黃裳番禺人官刑部郎中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陽氣散而成天其精為星陰氣積而為地其精為石：擊則星出陰變陽之星墮則化石陽變陰也社祭土：為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祭社以石為主時服確論

經筵為論道之所視朝守異設有侍儀官給事御史各二員無糾儀之名弘治初業經李文正申請小有遺誤免糾勅盡累朝優禮儒臣盛意

詞林侍殿班禮舊有韻語曰立宜遑走宜先階三級足毋偏沿廊而上樂盡而旋寶車之南于斯立焉傳為呂文懿原撰

余聞典故直四語耳聞平而起循墻而走見樂而避遇毬而
止覺更明畫

侍經筵官遇將咳嗽得退出殿門外候講畢始同行禮傳者惟
兵部尚書馬昂一行之昂先為序班習舊儀故也以余所見
處班行後各官恆有之原非異事

春秋國學釋奠詞林二員分獻東西哲例也聞馬鐸誌云制
用翰林國子監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或更改鐸
為力辨正之頗與近制不侔

制四孟季祭五祀用內臣主其事古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况刀

錫餘乎既被命因得具冠服如陪祀儀璫筆鏡圖繪為寵
王元美何燕泉皆嘗及之

端門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
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中守門官奏
討居住不許按即今板房出入或暫憇其中

戚臣莊田有定制后戚傳五世留百頃充世業駙馬都尉
傳三世准留十頃供主祀諸妃家傳亦五世准留香火地
七十頃若家無正派者傳三世止不論多少盡數還官事
經萬曆中題允不審後有無專行

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為王畿而立曰王社為籍田而立曰
亳社則邊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
豈祭地之名亦曰社耶見夏文愍疏

歲仲春秋上戊祭太社稷於午門西闕壇北向明日祭帝社稷
壇在太內西苑颶風亭西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
嘉靖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惟帝社稷無助祭止大臣
五六人陪拜焉隆慶初罷

衢州有孔氏嫡派初儕於齊民其得世襲五經博士後其家自
儗守沈杰始其在閩龍溪縣亦有一支萬曆中嘗許立家廟

以高孫一人掌廟事至今見存

親王妃冠用九翟無博髻天順中荆王曾為其妃請不許按博髻惟皇后及東妃得用耳

國初試考官惟其人雖儒士亦在所聘弘治甲子鄉試少卿楊廉以服闋主浙闈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尋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再試止

粵東西舊設鎮守內臣韓襄毅再起總督兩廣兼巡撫實與太監陳璉黃沁共事其總兵官多用侯伯勲臣至嘉靖初革鎮

守始仍用大將軍總兵如今制

湖廣總兵原駐劉常德成化末始移武昌城內徐司空恪猶以
後舊制為請聞四川總兵亦然舊在松藩

應天巡撫之移駐蘄州自萬曆癸卯始時以晉塾生儒諫辱守
今藉為彈壓偶然耳不謂後遂成令甲

故事部院接跪中官南面手授御史劉陽曰跪在中官手北面
可爾既投跪猶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獨東向揖中官恚甚不
敢聲竟成禮出余所見已無復前禮

提督京管用惠安伯某而以豐城侯某協同視事豐城謂侯宜

先伯請改勅周鳳鳴曰侯先伯者恒也若上所委任雖公以下無敢抗者何改議遂定時服其斷

歲貢士不以年資名拔貢屢有議其非使者史道䟽請復歲貢法奉世宗旨今後只著遵紹祖宗舊規行不許紛更奏擾該科記著今後亦旋行旋止仍議增恩貢副榜貢竟是紛更推之保舉換授法皆然

武經總要四十卷宋仁宗命侍制曾公亮等編定宰臣丁度成之仁宗自為序書最詳核葉盛馬文升並請勅儒臣首詳刊布分給并流後纂修武經七書宜準此

昌平得升為州領懷柔密雲順義三縣議自林文安翰始其戶
部分司舊駐京畿一往來巡視而已正德中始如今開署昌
平見蒲田林文修記中

京官舊十年一考察南史書林瀚謂太濶畧始定己亥六年內
計法國學創置官署一區亦自林始

成化十三年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其屬官舊以待讀侍講與
籍侍書侍詔為翰林屬官在史官下

翰林官習儀自成化始兩齋祭酒廷推自嘉靖始資淺史官得
教習內書堂預講筵分管誥勅自萬曆始

大學士秩僅五品三楊後遂為閣衙惟楊廷和嘗一陞左春坊
大學士 武廟初猶疑誤閣以實對始允

翰林掌院舊用四品以上官獨申文定以左庶子兼掌院事稱
異教後陳經邦洗禮繼之然各加侍讀學士今五品學士不
知廢自何年隆萬初尚多見

正統中嘗簡儒臣學行淳正者十三人授以憲職出督畿省學
政今動言詞林可任督學者祖是

李宗伯遜學嘗語人向予輩初入館艱於置騎徒行者久之寒
暑弗輟今亡矣夫噫何異滄桑之感

楊東里當國以百官俸薄請得受息隸錢洪熙中業奉欽依校
即今所給柴薪價闕惟羅一峰不受羅大節故不闕是受亦
無害予原思粟九百非與

王端毅太宰以進士石存禮年甫二十餘氣体清弱不便宰邑
請改除行人從之得造就人才意今掌銓臣欲越例子人一京
職得手稍及之議論紛然矣

行人司正錄叙遷其以進士徑除者僅楊春二人春廷和父也王
端毅太宰重其老成特授之亦破格事

兩房中書官階至正五品止經萬曆初中銜如再有年勞止許

加服俸近有加四品三品銜者殊非體

貢監生歷事各部寺服本衣巾有請改服冠帶者王太宰怒曰
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辨稍可禮待若冠帶與承差辦事
官何異時服其識

勲臣子入監習禮北監以冠帶而南監初猶從儒巾至南祭酒
余孟麟始疏請改正勲胥非儒生比也自應冠帶稽會典學
志亦舊無儒巾條款

令甲凡繼母繼妻或二人三人非遇章恩止許封贈其一王三原
嘗為寺丞文林請並封二母不許

吏部掣籤法自萬曆中孫王楊太宰始時業有銓部為籤部之

謠後屢議革其敝終難改

余寅撰林可成御史狀云鄧僅俗親迎禮久廢林舉鄉試其父
雅慕古特令執履之婦三周輪而旋鄉人避之按此吾國恒
禮耳不意鄧為創見

粵俗婚禮先一夕父燕其子曰漸老燕據尊席坐諭唐豫鄉約
禁書及之見黃菴象佐傳中

宦滇潘臬官謁沐黔國祖廟皆叩首階下用親王禮至朱菴議
衿不可僅入廟頌首而已不知絰是若何

凡然中峻坂皆謂之坡漢中川澤皆謂之海舊志兩師好然風
伯好漢：多西南風故然風景倍勝

攷夷國貢方物外有金衣人黑小廝不審形質何似凡夷語呼
白為掃漢黑為塔喇黃為捨刺藍為可：紅為兀即呼女林是
河惱兒是海子大為一克小為把漢至罕之一字為兒語極
尊之號見咸寧保志

丘文莊議立京師四輔郡北宣府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盡罷
兩直隸河南山東上操班軍只就近屯守按班軍費行糧不
資抵京僅供匹後耳實無益而百年無敢議罷者將無以輕

為祖制為罪即立議亦終落：

築京師外羅城屋形章奏獨蔡汝楠明其不然朱范希文請城

雒陽呂夷簡猶識之况羅城乎白卓識

國初漕運仰給徂徠汶泗諸泉原不資黃河也景泰弘治間河
始自至漕臣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之聞王以旂
疏山東新舊泉眼湮塞宜疏濬又漕岸旁有南旺安山馬場
昭陽四湖用以瀝泉水櫃漸被豪強占種宜清復要知昔賢
於河漕之外有條活計

潘季馴議黃河分流勢緩：則沙積易壅合流勢迅：則沙徙

易通說亦是然高瓠九河非歟總河患非淤則決治河惟
疏濬築三策因時制宜而已

運使靈寶許詞為襄毅公第六子嘗言漕爭當預擬常變
欲江舟達淮、達汴自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溢則
悉從陸別設官招募不過百八十里可達京師庶於緩急有
濟按許說亦一策可備採擇

元用郭守敬策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漕運直抵京師省船
剝車輓價無算我朝亦屢議及嘉靖初特遣尚書王軌何詔
往踏勘竟沮困緣勢要奸徒圖周陸運牙稅利寔亦地形漸

高流沙淤塞為工力所難施故耳即大通橋抵倉約四五里
必須車轟裝運費已不貲

漕船至通州止陸輓入都不惟苦河流游淺緣元時積水潭今
為海子隸禁中非外人所得啓閉丘瓊山議於城東另鑿大
潭潴水為漕舟停泊之所此與開梁山泊何異又議開一新
路專通車運說亦支離

知府吳仲請撤運通州糧入京防意外虞引土水之變于謙議
燒通倉為辭尚書梁材謂無故示弱持不可稽歷代倉廩不
盡入都有立于水次者恐各鎮或被攻圍發棧為便疑

文皇帝深意在此

南京水陸二營江南新設江口水軍江北設浦子口陸軍至為
倚角聽兵部節制嘉靖中或議撥浦子口軍習水改隸標江
南參贊韓邦奇不可竟廢如舊設

萬恭讓於江南設一管河即中傲通惠河南河北河例專駐鎮
江治京口開通吳浙糧運即用奔牛呂城二閘夫役不煩添
設策誠善惜無舉行者

淮南運道全賴諸湖即伯湖差小高郵湖大寶應湖更大每苦
風濤戕溺患高郵月河創自白昂至萬恭益推廣其制即寶

慮重隄為東隄亦說月河至今利之

江南北相去不遠通州對嘗藝縣三十里海門縣對崇明縣十
八里呂四等場有小徑可越通泰趨揚州狼山以下皆長江
可犯瓜儀趨晉都鄭端簡策之甚詳

秦自潼關抵龍門懸沉千丈運糧艱阻舊有江舡不入河之舡
不入渭之說御史毛鳳韶以冬月河凍議行水運法尋罷蓋
自漢唐唯之矣冰運又無行理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雄跬步可越處輒起濤頭
作澎湃以源至高故也夏秋尤為害土人無堰塢具令傲閩

越聚石作灘無解者見陸文裕深襟記

徐州呂梁洪迅激石突兀其中舟觸立碎劉其最廉峭石乞成
安汎自馬從謙之為分司始先是費瑄嘗任茲役見李西涯
記事在馬前瑄即費文憲伯父

或議行海運章尚書極曰海濤巨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濬
海者罷之可謂要言不煩

丘文莊海運議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海舟
必為大底首尾各置舵卒遇大風轉帆為難亟以首尾為縱
其所如然暴風作多在盛夏宜正月開舡為便噫正月開船

必十二月完光州縣官能保年：如期乎稍緩戾沒隨之矣
此海運之所為終格也

江西大勢如境內有警贛州為項背境外有警九江為咽喉楊
必進請於湖口增設一軍割南康黃州二郡隸九江兵備而
以巡江御史往來監之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贛瑞
諸盜不敢窺湖口慮自深長

胡襄懋云閩諸郡興泉二面當海福漳一面當海險莫如福
寧州於地勢東南盡處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獨當東南
北三面倭船入犯少首此類山東登萊形勢

薛應旂嘗云廬州多雨鳳陽多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廬地
窪無瀉水之渠鳳地隆無瀦水之陂以二郡推之各處講求
水利為急即江北州縣近河恒饒沃遠者反是又被淹沒田
水退明歲收輒倍理各可思

山海經載泰戲之山滂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羴
羴楊道亨守真定時身見之初河漲勢且沒隄及此獸出漲
隨滅信前史之有徵也

成化二十年因河淺運遲全運到糧免曬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
輕齎銀壹錢其未到糧許在京官軍於通州張家灣託船

預支三個月每石加脚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即於所免耗米五
升并曬米四升內兌支俱作正數船免盤剝既可省贏餘軍
得預支兼有脚價將不以違負為苦按此亦不得已變通一策
南糧使費在暗地用錢不在明白加耗明耗每石僅二升暗地錢
乃至無算時有議草耗米者萬文恭謂不如草暗錢以蘇糧
解姑留此二升耗備倉折免官橫暗賤若如昔人無盡塞鼠
穴之喻最為有見

漕撫馬卿疏各處災傷漕糧請暫半改折民免資糶費加耗
費脚價費軍免竹糧費脩船費盤剝費彼此兩利仍將

折色銀招商和糴補足原四百萬石額數按此過連歲南歉北
豐間可議及稽嘉靖七年後歲折一二百萬石至十二年始全徵
本色駭為異聞矣

國初每蠲賦皆預免見徵非追赦積逋也有深意賦法嚴良民
安敢拖欠其積逋皆豪強大户赦之反長其奸况貪吏恒窟
穴其中性之有黃紙赦白紙催之誘即赦本年亦無實惠
今催徵法動以前歲十月內開倉故耳稽前輩疏議中屢及
之顧亦僅託諸空言何

吳憚視兩淮饑歲餓請蠲恤未報適漕艘至即矯制發漕粟散

給饑民旋出官羨買償事賴以集朝議亦無所罪後吾邑呂
侍郎困南以擅截漕賑革罪遂至褫職矣同折一官故萬民
命而遭遇殊知先朝法尚寬大

唐荆川足軍食議謂浙中惟鹽法稍可區處如前巡鹽御史
鄒懋卿小粟事例歲益數萬金夫鄒懋卿安有良法唐右
分宜即此可徵不自覺其言之過

朱中丞統疏云福建徵收俱今年秋成始徵去年額派接近預
徵帶徵兼行民困甚矣寧有許延緩理

洪永以來舊無各邊年例餉銀年例自正統始薊保容昌舊

不稱違稱違自嘉靖始見王德完疏

祖制惟北虜女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內地則功重賞輕其以首功
行之內地始正德中時以流賊紛起故

邊軍自總旗而下樂賞不樂陞得首級或啗以數十金忻然畀
之故有買功賣功諸弊楊文襄議每給銀賞三十兩百級費
三千兩止能獲百級以上者幾何真鼓舞法也近級且五十兩矣
又功有首從分銷人競伎

劉燾不主修邊議謂虛估工價多派人夫勞民傷財莫甚於此見
今十路列兵各有信地若即以春秋防守期興工分派既定年

羊不移所修墻即據自為性命計既者行糧蕙難推諉劉自云是不修之修亦一奇也

築墩築墻修邊擺邊舊為前門長策劉燾皆駁之至謂烏銳悶棍密虛談利南不利北其煤炒熟食日久滷澁多不顧領亦議折銀若干或餅或肉聽自買是矣但折乾慮有指勒弊又軍興倉卒或若無從和買尚可商耳

軍器雖解納工部雖平不堪若將價留本處給軍士自行打造公私兩利出揚褒教疏似可採

陸貞山祭教射議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

求則射程其中否以為子奪蓋神世衝遺法

邊地隣虜有極衝及稍緩名色惟劉帝川云萬一虜奔突來衝者既不可入緩者為所必攻至此則衝變為緩變為衝無常形無定用不宜膠執按劉議深得兵家攻堅攻瑕妙訣貴在變化用之

邊外有霧靈山勢高峻口子不多路亦甚狹其南即哈赤所駐牧地若據此守之自古北至喜峰只三百里而今所守乃七百里蓋弓背之分也計所當築邊牆不過三五十里前輩王驍谷張順齋策每及之

春秋列國之戰彼此皆用車相遇於平原廣野勢堅者勝若夫
中國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其人則步與騎而我之車布不
能成列動不能疾驥是坐而待困也按丘瓊臺此論最公漢
用車如衛青李陵傳中不通用以齎載或禦衝突而已利
守不利攻理特著明

程文德請用戰車曰車非必戰也守為要往虜逼并陘官軍
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不能入
遁去悟此凡物皆可捍虜何況車

籌邊莫尚堅壁清野聞王文端集云外之圍牆內無墩堡

吾賊入報收保賊入既頻收保亦數民衣糧資膏不待被虜而
已耗於奔走撤遣立畫矣又一說

涂宗濟疏貢市馬不過藉此交易竊糜虜俾無犯邊足矣非真
欲得其馳驅力也胡馬不堪邊臣業自說出

律擅調官軍內一欵云若盜賊滋蔓應合捕者鄰近衛所雖非
所屬亦得調發策應不調發不策應與擅調官軍罪同此
律文最圓活痛快處楊棗教博翁宸故萬連二公皆嘗引及
今第知擅調律罪而已竟屬半解

北戎南蠻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緣庚落不啖鹽醬即胎毒

無所發又迤北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我因得以兵器
火器制之雖云地氣亦天意限之手

曾省吾劉頴平九絲變得銅鼓銅鐵鍋若干上之朝鍋兩耳如
山梨類昂可函半鼓有聲者最上價易千牛次亦直七八百咸
刻鷲雕螭奇文異狀相傳諸葛武侯製鎮蠻鼓去則蠻
運終今川粵間往有之

宗子相殊知兵其守閩會城西門部勒有法寇至却烏山下至
今祠之設客兵害尤字：陽梯

于文定議武官承襲太濫除開國靖難功臣外宣德以後始亦

藩藁爵例以次遞降如父為指揮則子十戶孫百戶至三世止非武舉不管事非管事不支俸各自立限日為始按此法行軍政當一清抑誰克任之

霍文敏議文臣不襲武爵今後巡按御史兵部官勿預軍功賞巡撫兒男勿預武廕其先經廕授者俱止准終身亦杜絕倖清冒濫策也與前說同

國初如貝恒令東阿真循良選雜小物必思及民兄營繕所棄餘廢錢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間暇令糞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之庫後各濟用陶士行竹頭木

屑遺意猶有存者總從漢書傳窺出

南宮李陽水碑仆久能自起立大名譙樓鐘為魏太武時鑄
業半裂能自完好一令劉安爭一守梁護爭吾邑雄橋碑
亦傳有破裂復合之異若有鬼神為司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令朱同芳
弗聽強撞之尋驗長令求有益於民已矣機祥禍福正當
聽之不必橫生意見即可錄不可知之理

邗宥守蘇州歲饑民持券強取富家粟邢命納券府中召御
老引領往貸不貸與強取者罪同此非良法危宮中權藉

息諱耳論理仍閉糴者配強取者斬八字

饑民取富家粟又得一稔置法安慶守周濟得富民訟粟狀曰
此貧耳非盜也立碎其狀諭饑民曰得粟者以數報吾代償
之饑民間之戚媿遂解散左搏抗乎

陸鈞守安慶方訊囚忽詳傳縣囚劫獄直趨府未矣陸神色自
若毫生者拽所訊囚堂下徐捕逆賊獲之蓋兩賊相通舍飯
趨此即乘機生變唯得陸如許急智

汀漳饑徽州縣市糴轉輸之建安全沈璧曰民旦暮死少得米
索之枯肆矣芾解銀往來商行即隨之果然其他縣糴往

者皆不及事抵罪亦可為變通法

王科全藍田有遊僧入境科威異夢命收之隔別記審一人
泣下云我婦人為群僧所掠汚幸公脫我乃置僧重典而歸
其婦於里錄此廣賢有司見聞發其慈智

潁州民二女李浮屠法揚言將生化無知民競趨赴之令吳
彤諭其母曰吾聞生化者必焚身以收舍利命約日行大母
亟來謝曰女幸生矣按此程明道取放光佛首法也西門豹
按巫近滑稽只此平淡自好

揚雲才任荊州二守值拓城工具臺檄下忽議增二尺許監司

頗窘揚馳至陶所取舊規模視佯怒謂不佳盡碎之所出製模
予之曰第式是工視式無異也寔于中陰溢二分得如所增
額城成迄無費時服其才

孟秋令昌黎邑種馬額三百匹秋不妄佐貳親自管領每年點
二次要馬頭正身赴點臙壯者恕羸瘠者治踰年馬蓄息未
五載幾倍民不惟不苦病且得子駒草料等利焉秋好學不
謂兼精吏治人存政舉斯其一端

汪文盛守福州建三山書院構羅一峯祠表鄭少谷墓濬上王
港處琉琉貢築羅源諸邑城罷閩越不經之祀省靈濟無益

之費閩人德之屈指福賢守獨多

閩藩歲造段正聽民自辨不如法往、累及二司太守畢亨始於府門之右設織造局時加省視費非增而堅緻中程度凡良守令之有造於閩者余多錄示勸

有男子詐為中使入閩張甚官吏多被笞辱福州守唐珣疑之壁人於浴室陰窺得寔即坐上執寔之法詣司駭服余謂唐策誠善抑何以處夫真闖詭以事至者

宋儒黃勉齋故宅在三山久淪為香火院龐公泮始復之即彌陀堂改額彌高以祀泮成化中給諫有直聲

王曷嘗修嘉興城其在衆萬安橋事委方知府而制度悉出自
曷嘗獲海寇百餘人巡撫欲釋之執不可曰是縱亂也卒如

所料吾郡名宦應祀曷

吾郡太守張公崑成化中改任政尚嚴明浚市河通州楫毀僧
尼廬舍改建社李杖殺里豪王大觀等為其子稠入京誣奏
象人交頌其賢誣尋白格郡志或應詳載惟云郡有大道民
惑於邪怪廢弗繇公單騎造焉道始復闢百年滄桑今不知
此道誰是當續考之

胡司空松鶴分守吾郡云郡故有院居腐丐勢家欲得其地請

移城外島松曰島絕遠移之立斃非縣家衣廩此曹意寢之
今丐院見存不審時勢家何指

閩醴司有浯州場與島夷隣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不輸課嚴
公時奏奮曰奉君命守官豈可以風濤故自沮哉揚帆抵場
旬日遂徵稅萬計嚴後官工部侍郎

永樂中有陳永年新淦人繇給事中出為吾郡惠安會有善政
邑偶患蝗永年為文禱之神俄有群鳥蔽空下啄食蝗立盡
歲以大稔事僅見處州守謝棗傳

李同野渭宦高州夜夢巨蛇繞身三匝揮杖擊之語旦屬邑吏

有以金珠進者三季曰是矣今不爾有能知金珠之為吾蛇
蝎者吾與之論政與之論學

山東布政劉士奇素廉晚家居貧甚或傳士奇一日欲市蚬乏
錢問其妻曰何不書清字與之見粵順德志誦之凄然使
人有溝壑不忘之感今亡矣夫

張舉為戶部即日茹蔬僅度饑渴所乘馬鞍終日不與少秣號
予馬張終岳州守論者比之楊繼宗軒輅云又蘓州人語云
富不受錢；所貧不受錢魚侃；亦廉吏

劉尚書廣生記其大父容謝廣南守婦冬夜長衾冷無眠每夕

持四錢市一酒壺以燈油煮豆腐下之一日命市猪脂少許
曰此數日燈油荳菜殊不減味語絕痛劉叙亦詳悉每多及
其家庭細瑣事乃更傳神

杞縣故事有賢令去諸父老率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尽歡
乃聽竹大倉龔起鳳嘗令杞躬游累日龔多與上官忤御史
行縣供張儉寒月爐炭竭至自出俸金市示諷監司召語曰
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荅曰竈瑣事令安能知監司咸
掩口笑迂競可想

朱光齋知綿州有稱尚書府家人徽州夫栽田者朱曰公田乎

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索愈困朱呼吏開獄出罪囚
數百俾領去曰此可為裁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朱笑曰吾
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真滑稽手

楊璉令舟徒會中貴經過屢縛守令舟中責賂始釋璉選善泗
水者二人著耆老衣冠往迎中貴怒曰令安在執命之二人
即躍江中潛遁去璉徐至以驅民命溺江為罪嚇之中貴懼
謝亟行按此亦形格勢禁法

景藩之國中使恃寵王橫甚至徐謹言舟膠李汶適勸水陰令
善沒者與抗急即投水因揚言中使殺人當論秦王為謝過

過趣飲舟馳去前楊璉丹徒策又再見耶

蘭溪有鄭公對邑民居櫛比素不戒于火至鄭璠為令始拓其
衢率五門儲水一石火患為熄因名

王璠諸生特為督學戴恭簡珊所知達以他誤斥為掾非其罪
也是秋戴公勝下邑取掾入試遂連舉進士以掾得舉亦奇
聞璠戴公傳頗寥錄此存一軼事

六合令何宏嘗具獄上御史田頊三駁宏執如初頊異而薦之
曰令不為御史所撓非賢乎人亦以是賢頊也余柳試房師
徐觀漢禮部語余前令仙游以事與督學鄭公三俊左卒為

所賞事類是反以徵上官盛德

查毅齋鐸司李德安御史擬薦之亦欲並薦一同官而疑其年
查曰第論稱職否耳如以年則某且長於彼二歲御史絕歎
以為確查夙講姚江學有水西社名知

趙副使伊自云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語以近實遠
可為德晉盛寅之以夢椒自訟也意同

唐時英權稅九江搗庭柱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
行一刻之程最功中興題郡邑套句不同

霜雪半塗中軍髮。天地應知暮夜心。此御史唐舟門帖也朱鴻

謨罷歸時題曰泌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衡擊
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民。亦堪擊節。

張賢性直好盡在京師同邑舉子幾四十人以闈中贖質之賢
悉不許後進多竊罵之比榜出果無一人錄者始服其精鑿
云汴人為語曰言不謏人張克臣

張弘道載李崱事云崱不甚教子獨慎擇女婿或問之崱
曰。人各有志。非教所能強也。強之不從。反傷天性。苦女配不
良。則終身怨焉。故崱所擇婿多賢。見與余命。

閩三山同特有五林先生泉三司馬成齋司徒竹田司空

敬齋太僕南澗郡憲並以宿德為耆英會觀者噴噴稽三
山林姓獨感其世為尚書侍郎元敬家

彭惠安記韶晨入郡李見前輩風致老成樸謹若會元陳公
舜用郡守方公庾訓鄭公季述黃公澹軒皆然黃公於居
室終身不增一椽尤為舊俗推重云誦此直如義黃上人即
惠安時業有顏淵之感矣何況今日

戴科毋為惠安女丙辰會闈主司夢一排玉巨人手卷語曰戴
子文竟而得卷比折疏架戴也或神其事謂巨人即惠安
公云察惠安故未及腰玉夢近怪

王襄簡軾官官保其姓猶名之自貴陽中丞歸埭南面立曰軾

爾少拜竟渾如禮楚人相傳為王氏癡姊

李文正粗紵小衫一小朱履二絆繫之色猶爛然為公舉奇童

時服見 景帝物藏李闡老榭榭祠中

弘治中巡按雲南御史張泰會同撫鎮甄舉神童董元紹吳人
知雲南府董復次子也請詔李東陽程敏揚以一清洪鐘例考
送翰林院讀書得旨試不盡如所言發還籍後更名圮會
元及第即中峯先生

章恭毅翰親莊簡較原姓為吳為李比二公沒其子孫業改復

原姓世鮮知者張御史欽後亦復姓李

攝山伽藍傳為楚上官靳尚見馮時可記云已受法師戒罷血
食尚一縑倭人耳曷證斯果亦怪事

閣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讚沈存中跋舊蒲州監
生魏希古家物嘉靖中因條陳邊事附此卷封進會世宗
不好翰墨所條陳又無足采謾并卷發兵科因藏科中余辛
未掌廷詆卷日及一見之

趙訪精春秋學嘗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全以筆削見義須即
其異同之故求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章而不知筆

削之法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朮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各有偏蔽說殊佳仿學授自黃楚望先生國初名儒也

張孝廉基坐右銘曰勿展無益身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交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稱為四勿翼云閱傳寔有八九條擇其精者

王敬臣十歲時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奇甚視天地窮際之悟何遠

美克齊之孝弟而無秘于御黨山温公之誠寔而不踐其然諾

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
之此劉陽語深中學人病庸

馮卓謨記胡憲仲此節論學云萬物從虛中來中庸言誠之為
貴而不知虛之為先虛者物之始也善之入也誠者物之終
也善之積也數語亦自參微

萬鹿園表以名將菴性命學為諸名宿所欽古經并中未有也
鮮顏子克己復禮曰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
焉已也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
也無容絲毫涉意其間也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克之至也特精妙

夏運美有云論語攻乎異端者其端異也吾輩須自體勘為
李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若祇為榮肥計便大異端如何
更闢人異端按此釋端字明透一新舊詰

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昔鄙人也本元吳澄語劉觀
每舉以告李者又云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老不可
廢觀信水人與孫岳李中稱三儒而觀尤篤

韓逸一樵夫耳荷擔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
在山裏王良聞之語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遂止

與論學逸此吟頗有孺子滄浪遺意

汪古心提嘗患持心難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患坐
不直躬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渴睡寓處偈鐘鼓時令童
子擊之稠堅苦刺厲學問矣與趙清獻卧榻懸像意同若論
妙境尚未夢見在

楊黼先生好道聞蜀有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一老僧語之故
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問佛安在曰汝第回遇著某色衣履
者是已遂回經月無所遇夜抵家其母問教喜甚披衾倒屣
出視之即向老僧所言佛狀黼回悟父母是佛不用遠求竟

尸解去此老僧大善說法

洪孝子祥黃梅人事父色養倫至比父沒思慕不已忽見父形於醮薦鏡中時謂誠感亦史冊未載之奇

方簡肅良永子重杰至孝登鄉榜不仕篤志心性之學黃鞏嘗云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今人徒稱莆陳孝廉茂烈鮮知方者有子夢升孝亦著

李長春進講經筵至詩之蓼莪章數揚劉切楊夢山太宰聞為泣下經筵乃有講詩例乎後絕響矣

朝學記之文必推王慎中第一其理則濂維所未發其法則

自曾南豐錫州宜黃王臨川成州慈谿二記後靡頡頑者倘
令大倉繼下操觚未免失色

蘇衛史恩嘗讀唐御史韓渙詩喜曰吾與渙姓同官同好靜又
同獨詩不遠耳自題其稿曰同按渙晚為盜被誅昔每謂少
陵輕訐而或云少陵別贈渙詩擬之莊稿若藉解嘲然思乃
謬自擬何也信縉紳不學之過

唐大宰龍嘗問刑部郎徐灝責難於君何義灝曰君所謂可有
否為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有可為臣獻其可以成
其否是也若老生常談直以陳堯舜之道為難耳奚其難唐

悅即薦為禮即徐辭自可思

張佳胤記李恭懿錄丞談易如曰重卦非始文王時觀繫辭取
諸等卦則三皇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堯舜時事又曰伏羲
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仰觀象於天及天生神物諧句
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
坎乎此大道之玄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
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者又曰原始
反終與無極而太極同意無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繇
後溯前又曰讀乾象見文王與周之德讀坤象見文王事殷

之心語灑然可聽多前賢之所未發不謂僅淹丞慰中

子家禮祠堂設四龕以西為上沿習唐制意竊疑之閱周
鑄傳云廟為三龕中祀所繼之宗祖稱以昭穆分位左
右或問之鑄曰此固朱子意也余為之釋然鑄儒者官
僅典史初浙按史欲屈為子弟師避嫌乃置其姓名承
差籍中以便出入鑄官止是事亦可哂

萬廷言述莊生解牛篇云彼節者有間刀少者無厚因思
天下事變亦多矣未嘗無間也而持善必厚性之傷乎
不曰薄而曰無厚妙於立言老易指悉寓是

或問量可學乎子健曰可禪家有祖父坎奴僕坎全之犯而
較者如僕自處而讓入以其祖父者也語奇要不善夏忠靖
忍色忍心之論特渾而安

或疑佞佛人何以多貧董司空應舉曰佛固貧首金流於
面量潭之君如王者明借清淨餌人何怪從其教者之不
波靡語近詎饒有深味諺刮佛面金布施近是

南工部諸費率虛高其估以宦豎紛業故孝陵燈價至
十六百金即茅國縉裁之僅三十六金耳餘可知

彌浩具以御史監順天試放榜先一日主司取墨卷較對

執不予或慮遲悞曰遲悞御史責也為彙次以待取隨應
後遂進行按北關墨卷實先一日進會闈先二日進為丙
簾所自較對不闕御史視前說稍殊

潘去華初登第語人曰吾於同榜得二人焉一遼左蕭汝芳
一臨沮魯點也後二公宦蹟各可觀蕭有孫時考曾育子憲
李並余御闈所舉士李文節亦雅善蕭

司禮麥福弟祥磨乃至右都督一品不己濫乎先有善相工
目祥曰若貴且腰玉願年艾矣安致是不數年旋臉銜青曰
人奴之生得無咎罵是矣遇或似之

沈鍊子襄廢入監以貢為縣令讓弟襄其後襄復讓襄子存德

足規世之鏡闕者矣名臣子風規猶在

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園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詎
可用耶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猶堅於徐子仁耳時賞其達

按此即蘇長公吾手或先硯壞之旨

沈歸德以宗伯家居自署總理穀糶鎮等處農事兼提督本宗
學校詔賜運上糞三品服忠厚子云趣亦滿漉余寅之稱農
丈人朱國禎之晉林子監學正也

史白起再戰而燒夷陵今夷陵人尚祀白將軍廟先有禽類烏

郡飛衝火屋災州倖某賣一人白袍烏巾趨一足自言狀覺而祀
之火患遂息事見歸震川志

高叔嗣生而臂毛遂上庚申與陳友諒同官楚按察使卒年三十
八亦如漢亡之歲異甚疑或轉世

王祭酒維禎以地震卒笥中稿為人匿去賴其甥友南軒搜出之噫
匿稿何人無亦有李賀中表之恨耶

韓邦奇主順天試因試錄用經語差誤被摘生老速韓素博學友
聞亦致誤乎傳為執政不悅故

張東海草書構驟風急雨之致而莊定山評之曰好到極處俗到

極處亦名言也抑定山詩格願從爾。

中山狼謀劇傳為馬中錫所撰刺李夢陽者閱何氏史乃云出李手用刺康海不審何據似前說較近。

本朝李狀元是許襄毅進翁襄敏萬達王參議激虞督府以及心玉齋之子璧皆甄東崖與余同附記於此。

以上一百九十八條